

時代……辛亥革命前後

地點……某省城

人物

林雅琴……就是辛亥前後，在某省城裏大名鼎鼎的“張四太太”。她的艷聞軼事，在某省城裏，幾乎要家弦戶誦起來。至於“張四老爺”究竟是誰，那是誰也不能夠知道的。有人說，就是革命偉人張漢光。

張漢光……革命偉人。三十歲上下。

王建人……漢光的忠實同志。四十上下。唇上有小鬚。

羅媽媽……雅琴的姑母。年近六十。

小三兒……羅媽媽的兒子。二十上下。

蕭煥雲……某省撫署的偵緝隊長。

三姨媽……羅媽的姊姊。

軍官甲……王排長

乙……姓名未詳。

兵士甲

乙

丙

丁

戊

己

庚

第一幕

〔佈景……張四太太的臥室。右方有一牀鋪。牀上設備都很整潔。中間一張打麻雀牌的方桌，上面擺着一盞很精美的煤油保險燈。方桌後面有梳粧桌，陳列化粧品，及洋酒瓶，玻璃酒杯等等，一切應有盡有。方桌周圍擺着椅凳。左方有一隻衣櫃，和一隻沙發。右後方牀旁一門，通另一臥室。左角後方一門，通外屋。後方一排四扇的玻璃窗。窗簾也很素淨。沙發旁邊有一衣架。〕（注意……舞台上的前後左右是向看客站着與演員之前後左右。）

〔開幕時，有一位老太太盤腿坐在方桌左邊的一隻椅子上，在保險燈下玩牙牌神戯。嘴裏好像在那裏唱小調。這位就是大

名鼎鼎的‘張四太太’的姑母，大家都稱她為‘羅媽媽’。沙發上面睡着的一個禿頭傻小子是羅媽媽的兒子。鼾聲如牛鳴。此時外面正在下雨。雨點被大風刮到玻璃窗上，嗚嗚簌簌接連着响，彷彿要和屋內鼾聲爭高下似的。一回兒，窗外一隻哈巴狗叫起來了。羅媽媽側耳一聽，知道是叩門聲，急忙去喚三兒。推了他一陣，還是驚他不醒。羅媽媽氣極了，使勁給他一個嘴巴，這一下居然把他打醒。他從沙發上一骨落滾下地來，撐眼爬起，凶狠狠得要追兇打他的人。一看，原來是他的母親。他這纔揉着那雙迷住的眼睛，掙扎着把身子站了一個穩。]

三兒 媽，您——您——您幹嗎要打我？

羅媽 睡得像死豬一樣！還不趕快滾出去開門！

三兒 是誰——來啦？

羅媽 我在房裏坐着，怎麼會知道外面是誰在那裏打門？你去瞧吓！

〔牀旁邊的門裏面，發出一種嬌滴滴的聲音。〕

聲音 打門打了這半天！你們還不趕快出

去？看是誰呀？

三兒 我去開去。半夜三更，還有甚麼好人？反正不是土匪，就是地痞。（一絡嘰咕着走出左後方那門去。）

聲音 問明白了再開門，聽見了沒有？

三兒 （在門外）聽見啦！誰打門呀？……吓？……甚麼？哦！蕭！……蕭煥雲，蕭大人！開不開？

羅媽 開！開！開！三姑娘，蕭煥雲，撫台衙門裏的偵探長，蕭大人，他來啦！

聲音 媽呀，您陪他一回兒。我就來啦。

羅媽 是囉，我知道。（把牙牌收起，放木盒裏。）他來了，就好辦嘞。我說老天爺不會……！

（蕭煥雲一手托着一件斗篷式的雨衣，一手握着電筒。腦後拖着一根油鬆大辮。大踏步跨進房門，向週圍這麼一看。充滿了殺氣的臉上，現出微微的一笑。羅媽媽肅然起敬的站起，向他含笑招呼。）

羅 哈！可不是蕭大人嗎？今天是甚麼風把您吹到我們這兒來的？

蕭 張四太太在家嗎？（走動了一步，倏然站著不動。）

羅 在家在家！蕭大人請坐呀！（把方桌左方的那椅子略為搬動）吃過晚飯沒有吓？（走過去接過他的那件雨衣，掛在衣架上。）

蕭 張四爺沒有回來嗎？（走到椅前，很有姿勢的一坐，把電筒放桌上。）

羅 沒有呢！連信都許多日子沒寄來。我們姑娘急得甚麼似的，把眼睛都哭腫啦！（顯出十分親密的與他耳語）費您的心，待回兒替我安慰安慰她！

蕭 不要緊！怕甚麼呀？沒有錢，我這兒有！（把身邊的皮夾向桌上一擲）笑話！張四太太還怕沒有錢花嗎？

羅 噯！這可使不得！頭回借您的那筆款子還沒有還您呢！這回兒怎麼好意思又借你的錢哪？請您收起來罷。您知道，我們這位姑奶奶的脾氣太劣！只要一提錢的話，她就炸啦！（嘴裏說着話兩個眼睛却不住的在那皮夾上直轉）請您趕快收起來罷！她就要出來啦！

蕭 （看出羅媽貪慾的情形，很油滑的一笑。）哈哈，這有甚麼要緊？您是乾娘，我是您的乾兒子。乾兒子孝敬乾娘。怕甚麼呀？張四太太，她是我的乾妹妹。做妹子的能夠禁止我哥哥孝敬乾娘嗎？

羅 阿彌陀佛！您別說啦！真要折死我啦！

蕭 （故意作態）您不認我是乾兒子嗎？那麼我就走。（站起身來，做要去取雨衣的模樣。）

羅 好。好。就是乾兒子。你可別生氣，

蕭 （打開皮夾，取出一捲鈔票，遞給羅媽。羅媽笑逐顏開的接著。正要打開點數，牀旁那門裏發出咳嗽聲，羅媽急將鈔

票揣進衣袋。)這就算是乾兒子的一點孝敬。

[羅媽媽未及回答，林雅琴女士已由後房中咳嗽走出，這就是所謂“大名鼎鼎的張四太太”她的服裝並不華麗，在樸素中顯出一種矜媚的神氣。分明是一位有權有勢的闊太太。她走到牀邊，倚着牀欄一站，向蕭煥雲鬚髻點一點頭的這麼一笑。蕭煥雲馬上就站起。羅媽媽伸進袋去的那隻手忽然做了雅琴的目標。]

雅琴 你們鬼頭鬼腦的，做些甚麼事呀？

蕭 沒有甚麼事。乾兒子和乾娘說幾句體己話，那兒是甚麼鬼頭鬼腦的事！

雅琴 (帶鼻音的笑聲) 哼，哼，我都明白。甚麼事能够瞞得了我？老實說，你們兩個人的腦筋裏，怎麼樣的在那裏轉動，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蕭三爺，唏，您怎麼今天也是那麼傻悻悻的，像個泥人兒一樣！別讓我們姑媽瞞昏啦吧！(微微一笑)你怎麼不坐呀？

蕭 噢！(撒起舊戲裏的道白腔來)張四太太不坐，

我們那個敢坐呀！吓哈哈哈哈哈！

〔林羅二人也禁不住的笑了〕三人各自落坐。雅琴坐在牀沿上，用挖耳簪剔指甲，蕭正要走近過去，忽然三兒跑進門來。〕

三兒 蕭——蕭——蕭大人帶來的那——
那——那 人——他——他——他問蕭——蕭
——蕭大人還——有甚麼事沒有。要——沒——
沒有事，他——他就要回衙門去啦。

蕭 （由懷裏掏出一隻很大的錶來看，又想了一想，對雅琴偷看了一眼，然後很堅決的發命令。）你叫他趕快回衙門去。如果有甚麼緊急的公事，就叫他到這兒來找我！（三兒正欲走下，又被他喚住。）站着！對他說，叫衙門裏那班人別散！我一回兒就回去！

三兒 嚙！（剛走到門口，又被喚住。）

蕭 慢著！說甚麼話？你記不記得？

三兒 我——我——記得。

蕭 記得甚麼話？

三兒 叫他們到——到這兒來。

蕭 呸！我說，如果有事，叫他們到這兒來找我。叫他們不要散。

三兒 我明白啦。叫他們不要散。有事到這兒來找蕭——蕭大人。

蕭 好啦，你對他來說罷。

〔三兒出門去。羅媽倒了一杯茶給蕭，一杯給雅琴。蕭飲茶後，站起身來，向雅琴望了一望。雅琴只做沒有看見。〕

羅 蕭大人，您好幾天沒有來啦。公事忙吧？

蕭 可不是嗎？簡直的忙極啦。前天，昨天，兩晚都沒有睡覺。你想，查出三十多個革命黨。只逮住了兩個。今天清早就在撫台衙門前砍啦。你們還沒有聽人說嗎？

羅 阿彌陀佛！怎麼今天又殺了兩個革命黨吓？唉！我也真不明白，好好的一個人，爲甚麼

活得不耐煩，要當革命黨？這都是洋鬼子害人！念了他們的書，就想吃他們的洋教，做他們的革命黨！

雅琴 你別胡說八道啦！甚麼洋教——革命黨！你懂得甚麼呀？（走到梳粧桌邊，取了一瓶裝滿美麗的洋酒，和一個小酒杯，坐在方桌右方，斟酒獨飲一杯。）

蕭 噯！革命黨真厲害！昨天晚上我不是我呀，一個革命黨都別想逮得住！他們手裏都有一支頂精緻的小手鎗，頂好看的炸彈！

雅琴 這又是你說得言過其實啦。炸彈那兒還有甚麼頂好看的？

蕭 噯！你那兒知道！現在的革命黨，多半是外國留學回來的。他們都有點兒特別的能耐，都能夠自己造鎗炮。不論甚麼東西他們都可以做成炸彈。煙盒兒，手電筒，洋酒瓶，裏面都可以裝炸彈。昨天我查出來的一顆炸彈，就裝在這手

電筒裏（取起桌上的手電筒做樣。羅媽急得倒退幾步，好像中了魔似的，兩手合十。默念菩薩。）

雅琴（坦然微笑）這裏面就有炸彈嗎？拿來我試試。（伸手去接蕭煥雲手裏的電筒。）

羅（急忙跑到雅琴身邊去阻攔她）阿呀！我的孩子！你可別嚇死我囉！

雅琴（舉起電筒來，做要往下一擲的樣子。）這麼一下子，把這房子，跟這一班人，一回兒功夫，都變成灰土。大家同歸於盡。哈哈，這不是一件頂有趣的事嗎？

蕭 可惜這是我真的電筒，可並不是炸彈。

雅琴 哼，誰不知道還是假的？

蕭 假的甚麼？

雅琴 假的炸彈呀！你那兒會帶着炸彈走？憑你這個像兒，你那兒還敢帶着炸彈走？也只有我的乾娘，她老人家纔會受你這催眠術！

蕭 雅琴，你怎麼瞧得我這麼不够資格？我連炸彈都害怕，我還能夠捉拿革命黨嗎？

雅琴 （對蕭蘭洋洋地望着，痴笑一陣。）哈哈哈哈哈！你別儘吹啦。不是我小看你蕭三爺的話。大凡你能夠拿得住的革命黨，決不是一個英雄。（站起身來，作男子態。）如果我林雅琴當了革命黨，哼，量你也拿我不住！

蕭 好嗎！要是你張四太太這樣的人才，肯去當革命黨，別人我不知道。單提我蕭煥雲。就是馬上賞我一個頭品頂戴，我蕭老三也沒有這樣的狠心，來捉拿你這樣的革命黨！（走到雅琴身邊，伸手要去勾她的肩頭。雅琴早已覺得。她急轉身，把那雙飽含權威的眼光向蕭煥雲臉上一照。蕭煥雲那隻舉起的手便自然而然的被地心吸力吸了下去似的，再也舉不起來。他的頭也低了下去，不像剛進門時那種昂首天外的神氣了。）說實話。如果張四太太肯當革命黨，我蕭煥雲也馬上就

當革命黨！

雅琴 是真的嗎？

蕭 這是千真萬真，沒有半句不真的話。

雅琴 你敢對天起誓？

蕭 爲甚麼不敢？

雅琴 那麼我老實告訴你說，我就是革命黨裏的女黨魁！

蕭 你的符號呢？

雅琴 （被他這一問問住了，惶愧了一回。）甚麼符號？我——我沒有帶來。

蕭 （笑得前仰後合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）哈哈哈哈哈！好一個厲害的女黨魁！哈哈你還打算在我面前冒充革命黨！連革命黨的符號是什麼東西，你都沒有明白！好一個張四太太！真有你的！

雅琴 呵！虧你還當偵緝家長！符號是秘密的東西，我還能夠告訴你嗎？那裏像你們當密探

的，掛了徽章到處去招搖撞騙，彷彿是惟恐別人不知道你們是密探似的。哼哼，你還好意思反來問我！

蕭 （走進一步右手伸入袴袋，左手抓住雅琴的衣襟。）
我看一看，你身上有沒有秘密的符號？（在衣襟上撫摩了一回，一笑置之。）張四太太，你真會吹，我告訴你說罷。我昨天晚上纔查出來，這裏革命黨新發出來的臨時符號，就是一個康熙制錢，釘在這大襟裏邊！你有嗎？你還沒有瞧見過呢！

雅琴 （笑不可仰）哈哈哈哈哈！真可笑！這就叫做“不打自招！”

蕭 怎麼着

雅琴 你把秘密的事都對我們招認出來，如果我是真的革命黨裏的女黨魁，馬上就發一個臨時命令，叫各黨員立刻改變符號；你還能成嗎？好一個偵緝隊長！真能夠保守秘密！

蕭（做出官僚式的媚態）呵呵，我告訴你說罷。
我蕭煥雲對甚麼人，都能夠守秘密。惟有在你張
四太太面前，我就一點兒秘密都守不住！

羅（插嘴站起）好吓！這纔叫做兄妹手足之
情呢！自己家裏人，還有甚麼守秘密的？

蕭 對咧！（裝孩穉氣）乾媽，你瞧我妹妹的嘴
多厲害！她儘欺負我！您想想，在外面，不論到甚
麼地方，那一個敢欺負我蕭煥雲到這地步？

羅好，好，你別生氣，有你乾媽會幫你。她
再欺負你，我就——

雅琴（撒嬌的微溫）你就——？你就怎麼樣？你就
把我宰啦？你就把我吃啦。哼！你！

羅（駭異）孩子，怎麼？你喝醉啦？

雅琴我沒有喝醉！我是剛由夢裏醒過來！

蕭 千不是，萬不是，都是愛多說話的不
是。張四太太，（深深一揖，模仿舊戲道白。）喏喏喏，卑

人這廂有禮了。

雅琴 (站起,又乾了一杯酒。)蕭三爺,您別在我這兒裝神弄鬼的,把我們當孩子哄着玩兒。告訴你,我林雅琴不是糊塗人。我問你。你剛纔使這一隻手抓住我的胸口的時候,你那一隻手藏在甚麼地方?你還記得不記得呀?

蕭 我—— (低頭竭力找覓遁詞)我沒有吓!(假作笑容)

雅琴 你真不配做英雄!如果你是一個真英雄,你就該老實不客氣的直認出來。

羅 (走近他們預備排解的樣子)認甚麼呀?怎麼你們說的話,我一句也不懂!簡直是越聽越糊塗啦!

雅琴 (冷笑)哈哈,您做了他的娘,還不知道你兒子的心嗎!你剛纔又沒睡着!睜着眼睛幹甚麼來着?您沒瞅見他把這一隻手,抓住我的